

吴风越雨

竹纸裁墨魂

| 张凯 文 |

暮春至泽雅，漫山竹纸在阳光下翻涌起微黄的浪，为天地间铺展一层古老信笺。我捡起几张对着阳光看到竹纤维纹路的刹那间，童年似隔世的风铃摇醒记忆的深潭，载着过年的雪花与墨香扑面而来，如父亲砚中松烟，在宣纸上润开记忆的纹路，那些蛰伏在岁月深处的细节愈发清晰。

此刻龙溪的水汽漫过青石阶，恍惚间润湿了记忆里老家老屋的窗棂。老屋八仙桌上，总放着三个姑姑提来外面裹着粗粝竹纸的各种果子，那些泛着淡黄的纸张，在果子的甜香里，竟与眼前竹纸生出血脉相通的纹路。而更让我刻骨的是过年和清明时节，跟着父亲穿行在野径荒冢间，点燃的黄烧纸在祖坟前翻飞化作万千灰蝶，总是带着竹篁清气，此刻方知原是穿越千里的泽雅风露。那些被称作乡愁的碎片，早被光阴拓印在层层竹膜织就的时光帛书上。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辗转求证老家那些纸的源流。当即用微信视频打给经营超市的外甥，在视频里我看到外甥撕开新到货的黄烧纸纸封，窸窣声里混着少年人听不懂的郑重：“我大舅你看看，我进的每刀纸都有泽雅匠人的私印，没有私印的就不是泽雅那边正宗的黄烧纸，老祖宗可收不到，在我们家就卖不出去。”我凝视着黄烧纸上若隐若现的“泽雅记”，忽然懂得这些绵延千里的黄烧纸，原是以水云为经纬，织就了横跨江浙皖的时光锦缎，既包裹过新嫁娘妆奁里的龙凤喜饼，也焚烧在族人清明含泪的眼前，在火光明灭间续写着生死两界的嘱托。我望着泽雅人晾晒的纸海，忽然懂得那些横跨吴楚的竹魂，早在我们思念的年月里，带着溪水的潮气在淮北平原的香烛铺里落地生根。或许早在我的祖宗来到怀远张八郢繁衍生息，蹲在锅门前揉纸弄花时，泽雅的竹魂便乘着季风攀过雁荡七十二峰



初夏

摄影 顾国莉

的脊梁，浸透月光的水竹，沿着古道将温润的竹韵嵌进淮北人家的每道窗棂，当清明细雨打湿淮北平原，那些在祖坟前燃烧的纸角，何尝不是泽雅的水竹在异乡已落土成竹？

龙溪的水汽漫过青石阶时，我们往竹林深处走，晨雾里忽然传来“咯吱”声响，同行的散文家王雪茜撩开竹枝，露出泽雅最后的古法竹纸作坊，她背包里塞满泛黄的纸样，说是为写一篇手工纸的文化散文收集。匠人郑师傅握铜镊的手势，让我想起祖父手握犁把的样子，也想起奶奶年年在老宅剪裁祭祖的纸钱，她就是用这种竹纸裁的。他忽然用温州腔哼起采竹谣：“五月砍竹七月漂，九月捣浆冬晒纸”。见我们听不懂，他笑着解释：“阿公说，这谣是蔡侯祠的砖缝里长出来的。”匠人郑师傅说着将竹帘浸入纸浆时，侯磊赶忙把手机镜头贴近，竹丝在水面舒展的刹那间，周吉敏忽然拽住我的袖口，说：“快看！像不像敦煌壁画里飞天的飘带？”我说：“还真是像极了。”浸泡池底的鹅卵石裹着墨色苔衣，王雪茜非常好奇地用竹竿轻搅，惊起一串沉淀四十年的纸浆气泡。“这是四十年没换的纸浆水，”匠人郑师傅用竹竿搅动池底说，“老辈人说，苔衣裹着的手艺比酒还醇。”我想起“天有时，地有气”，这句话此刻正在池底苔痕里泛着微光。晾纸场的竹架斜插云霄，大半个世纪前的地契在风中翕动，朱砂印章沁入纸肌的纹路，如同古籍修复师眼中的丝帛纹路，让痴迷古文书画的侯磊举着纸喃喃自语：“这才是真正的纸寿千年。”匠人郑师傅将纸页迎向阳光，纤维间忽然浮出蕨类纹样，我突然觉得就是幼时在老家见过的月饼上压出的花样。

歇晌时，管潮涛不慎碰倒竹帘架。众人手忙脚乱抢救纸浆时，郑师傅却笑着说起旧事：“四十年前，我学徒时打翻整槽纸浆，师傅罚抄三百帘纸，手腕肿得拿不住筷子。”他挽起衣袖示范抄纸，小臂肌肉的起伏竟与背后水碓捣料的节奏暗合。暮色漫上龙溪时，匠人郑师傅叫我们用边角料折纸船。边角料在他指间翻飞，渐渐有了龙舟的模样，他说：“小时候跟着阿公放纸船，要念‘顺水流，到潮州’。”说着他把折好的纸船放入溪流，纸船载着未干的竹浆水汽悠悠地在龙溪拐弯处漂向瓯江，恰似晋人漂流的曲水流觞，载着王羲之未能写尽的兰亭残墨。

“真正的造纸术不在《天工开物》里。”临别时匠人郑师傅往我们每人行囊塞了一刀竹纸说，“在晒纸场的晨露中，在捣碓声和采竹谣的间隙里。”龙溪在我们身后拐了个弯，把七十二道工序的歌谣，唱成了满山竹涛。经过颓败的蔡侯祠时，供桌上的竹纸还泛着潮气，我想起族谱里记载，明万历年间张姓先祖从永嘉泰清（今泽雅）带回的竹纸，至今仍夹在宗祠的梁缝里。

水碓声渐渐沉入群山，我摊开被纸浆皴裂的手掌。父亲叠果子包的棱角、祖母剪落的纸钱弧线、匠人郑师傅抄纸的力道，都蛰伏在掌纹深处。这些沟壑与泽雅竹帘的纤维纹路、族谱梁缝的蛀痕、蔡侯祠砖缝的苔藓，在龙溪拐弯处悄然交会：两千年前的智慧，四十年前的纸浆，此刻化作我掌心一枚竹叶状的茧，与故乡的明月遥相叩问。

人间物语

下一个春天，请你来看花

| 蒋雅萍 文 |

晚上临睡前，你发过来一张图片，浅紫色的小花。你说：安徽羽叶报春花，开了第一枝，粉嫩嫩的。喜欢你每次庭院的花开了就发来的图片，附赠的句子，可以入诗入文。

前几天你说，过了这个寒潮，春雨一下，花就开了，银莲花不停冒出花骨朵，羽叶报春花和郁金香都结出了花苞。打开你的朋友圈，紫色和粉色银莲，橙色百合，盛放在玻璃花器里，紫色妖娆，粉色可人，橙色温婉。想起有一次我们去哈尔滨出差，你把这几个玻璃酒瓶山高路远地带回来，说可以做花器。

我说我打算装修房子了，要早日实现切花自由。你又发来一段视频，说是某一天喝醉了酒，先生偷拍了你醉剪花枝的镜头。露台一盏浅黄的灯，夏洛特夫人（月季）橙色的花朵拥挤地向暗蓝的天空绽放，看到你微醺酡红的脸，拿了一把剪刀，在剪花枝，嘴里嘟嘟囔囔“天哪，都是花苞，但是我要把它剪掉；哇，那个红色太可爱了，太开心啦；啊，这个我看离我太远了，长得任性了。”这么可爱的你，估计你的同事会看得目瞪口呆。

忘记什么时候开始和你走得那么近了。别人眼中的你性格冷冽、工作缜密，很多人对你敬而远之。可是我们一起，总是随性的，说话自由散漫，天南海北，也吐槽生活中的不痛快。我们一起开怀大笑，也曾面对面委屈落泪，隔着屏幕也能知道对方不开心。感觉我们在一起时就像两朵花瓣舒展着，明白了古人说的“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样的年龄，感性如我，理性如你，一起相信纯粹的友情，保持热情，充满期待，相信未来，是多少不容易。我们都是属于情感细腻的人，于工作中、生活中会有很多直观的感受，在忙碌之余，一起发现美、享受美，真的是一件又奢侈又美好的事。

你对花的热爱如此执着、专注、多情，让我承接了你随时送我的花之蜜。你把庭院的边边角角都用上了，粉紫色的风信子、橙色如烈焰的凌霄、优雅端庄的百合、缤纷清新的风车茉莉，紫色宁静的铁线莲，太多好看的草花、种球、灌木、藤本花卉，四季风景，在你的花园次第盛开。不管你在工作中如何坚硬，因了你的花园，我看到一个灵魂丰富、内心自由的女子，在你的锐利棱角中触摸到了温柔的底色。

你送我各式各样的花。去年夏天那段住院的日子，你送的那盆铁线莲春天之后夏天又开了，七八朵蓝紫色的花瓣盛

开在小小的露台一隅，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生生不息，感受到植物的力量对人精神的影响。

汪曾祺在《人间草木》里写道：“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种花的意义在于你和花叶亲密触摸的时刻总能体会到温柔成长的力量，且每朵花都以千姿百态的盛开回报你，那种丰盈令人内心强大。面对困境人的内心需要极为坚韧的秉性，某些时刻你曾经对我说觉得自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也曾经在我面前崩溃流泪，但是你总能迅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然后满血复活地告诉我，一切都能解决的。过了三五天，你的朋友圈又是花开满屏。我常常想，如果生命里没有美和爱的力量，让你相信并看见生命的美好，那么人会多么单薄和脆弱。花开而美，向美而行，你会发现，生命在勃发，一切在上新，并督促我们去寻找各自的快乐和幸福。

出差去南京，我们六点早起去看古鸡鸣寺的樱花。刚从出租车上下来，过来一阵风，我们就突然地迎接了那一场纷纷扬扬的樱花雨，只看到绿色路牌上的古鸡鸣寺。马路两边，花树向远方延伸，浅粉红的樱花满树，明黄色的古寺庙在粉色的花朵中掩映着，寺庙的古意，花色的柔和，繁盛且热闹。车流入海之中，如云的花之仙境让我们置身于一场华丽的盛宴，且不用支付任何费用，余香悠远，记忆绵长。又在东南大学惊喜地看到两棵高大的海棠花树（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高大的海棠树，初见时我以为是樱花树）。浓浓密密的浅粉白色花瓣，将我们的笑颜和身影都留下，也留下这一生和你一起最好的瞬间。

2024年年底我工作调动进入新的城市，生活有了新的起点。离开的时候你带我去看春天的花，也带了你家里的小娃娃和特别会摄影的迎春。我们和三四十株朱顶红共处一室，红的，粉的，橙的，白的，重瓣，单瓣，盛开或半盛开，下午三点的光影之下，唯美而真实。你在朋友圈里写：“屋顶花园，音花故事，赴一场春天的约会……爱人、亲人、朋友，都在身边”。我知道，你特别期待2025年，期待亲人团聚。

你说：日子值得期待。是的，春天真好，有要等的人和期待的事。放下世间事，与君同看花，是一种诗情，也是一份豁达。那么祝福吧，期待吧，一切美好的，已经在来临的路上。下一个春天，我会请你来我的花园里看花。